

瑞
蚨
祥

洛
州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瑞蚨祥与孟洛川/曲直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
1999. 8

ISBN 7-5063-1750-8

I. 瑞… II. 曲… III. 长篇小说: 历史小说 - 中国 -
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37720 号

瑞蚨祥与孟洛川

作者: 曲 直

责任编辑: 杨德华

装帧设计: 蒋 艳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印刷: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

开本: 850×1168 1/32

字数: 340 千

印张: 14

插页: 2

印数: 001-10000

版次: 1999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1750-8/I·1738

定价: 20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目 录

第一章 李青函演说旧军孟 1

李青函苦笑一下，说道：“如此这般，我倒自会坦然些。然而他却并非顽钝，倒是恰恰相反。说实话，我设馆三十余载，还未曾见过天资如此聪颖灵慧的学童呢！”

第二章 李士朋作客矜恕堂 9

那位老者接过茶叶，向孟洛川重施一礼，说道：“小老弟数算精到，又难得一副侠义心肠，日后必有一番作为。”

第三章 孟洛川认了师傅 17

“四少爷已学有所成，我算日后继三老爷之四堂商务主政者，非他莫属，也正该在此等大事上磨砺一番。”

第四章 拉拉湖边的初恋 25

……眼瞅着行到近前，忽见她偏一偏脸，向这边瞭了一眼。就这一瞭，把个少年孟洛川登时瞭得痴了。一时失了魂魄，梦游似地跟着她一路行去。

第五章 结认孟四猴子 33

李士朋接道：“岂止是‘巧’，更兼着一个‘奇’字。人生一世，若与此二字着了面，那就等着有好戏唱

吧！”

第六章 高夫人召孟洛川火速回府 42

孟传珽峻视着他，说道：“继笙，由你继承四堂主政，我已九十九个放心。只有一件——你可记得春秋时郑伯的故事？”

第七章 师徒俩一夜深谈 51

又听他道：“项羽妇人之仁，所以乌江自刎；韩信匹夫之义，所以云梦被缚。自古陷所谓仁义礼信，而终不成大事者多矣。你既然想博仁义之名，又何须做这货殖之业！”

第八章 继承商务主政 59

师爷不觉笑出声来，说道：“抚台不必再费心思了，纵然您探他一百遍，也是今日这番结果。”

第九章 见到两位“旧相识” 68

“……由此我还想了很多，觉着这世间事，总是在料与未料之间生生息息；而人生的乐趣，比如何老伯今天来，也是在这料与未料之间才觉有趣。”

第十章 巡抚大人为瑞蚨祥题联 78

“不要不要！”宝儿连忙阻止他，“你不要这样讲！我看出你是个有信义的人，你这样讲了，一旦以后有啥原因不能兑现时，容易自己责怪自己——我不要你将来受这份自责的苦！”

第十一章 八仙宴的收获 88

“正是！”沙文峰双目炯炯，接着说道，“这中间的细委和要门，容我日后跟你详说，现在当务之重是第二桩生意。贤弟，关庄布大有可为！”

第十二章 二十万两头寸迎刃而解 96

“贤弟，有一个主意，若做得好，不仅二十万两头寸即可迎刃而解，而且今后做起生意来，也不必再为头寸调度犯何大难了。”

第十三章 又罗致两员干将..... 105

“我明白，‘吴尚云’这三个字，一字可值百万两银子！”

第十四章 一石击中三只鸟..... 112

“好极了！”龙爷挥拳击掌，豪情顿生，“我就道咱们这一聚，会聚出一番大气象！来，为将要到来的这番大气象，我们连干三杯！”

第十五章 初识风月情..... 121

孟洛川从来没有这样为人伺候过，心中有一种异样的感受。“六姐儿，”痴痴望着她，感叹道，“真想不走了，如此厮守一生，也是人生一番境趣吧！”

第十六章 痛哭王掌柜..... 130

“覲候，此事涉及王掌柜在瑞生祥的延分子，并且我们已受王掌柜遗托，不能袖手旁观，坐视局成。”

第十七章 计议瑞蚨祥新衣店..... 138

“我这才见他两回，就觉得自己好像一下子全变了个人似的。真的侯爷，现在我才真正觉出，人生的乐趣和奔头。”

第十八章 剿捻阻挡了返程..... 147

“小兄弟，我真服你了！”龙爷感叹道，“什么事经你一析解，立马就丝是丝，线是线了。跟你一起共事，真是够味极了！”

第十九章 瑞蚨祥又添“女诸葛” 156

“啊呀，”六姐儿笑道，“都道是你们亚圣世家仁义道德，却原来整治起人来，也是这等心狠手辣，不择手段！”

第二十章 见到了恭亲王 165

“觐候，进修堂这场官司，以及其他堂政内务，我们不便入足插手。不过……”孟洛川望住孟觐候，意味深长地说道，“今后在谦祥益那边，要多留意。”

第二十一章 与谦祥益的竞争开始了 173

“耿夫人才具夺人，是位不让须眉的角儿。谦祥益入足皇宫，这样举足轻重的生意她怎会掂不出斤两？卧榻之侧，尚且难容他人鼾睡，何况这卧榻之上，岂会拱手相让？”

第二十二章 第一回合的较量 182

……帝都九城，天子脚下，刀对刀枪碰枪，壮壮烈烈干一场，起码也是一番不小的历练；而只有在这样的历练中，才能造就出惊涛不惧、骇浪无畏的大将之才。

第二十三章 架在火堆上的丁宝桢 191

这就是他丁宝桢眼前的情势：一头要爱民如子，一头须忠君如父，他骑在居中的墙头上，摇摇欲坠，如蒸如炙。

第二十四章 沙文峰谨思慎行 199

“我说句肺腑之言，东主千万别见外：一旦将来发生不测，少东不在家正是个托辞，可将责任全推给我，舍车保帅。瑞蚨祥的事业系之千秋，无论如何要保全她！”

第二十五章 又构思一篇“大文章” 208

这时，孟洛川站了起来，神色肃然地说道：“我们这篇文章的文眼，正是作在这里！”

第二十六章 咬下一块肥肉来 216

“……那种激动，兴奋，渴望，甚至还有恐惧，切切实实让我感到，我是在活着，痛痛快快、壮壮烈烈地活着！”

第二十七章 组建瑞蚨祥济南总局 225

读罢师傅的留书，孟洛川顿时泪如泉涌。看来今生今世，恐怕再也难见师傅了。虽说人生穷通自有天定，然而这缘聚缘散，却为何这般变幻不定，秘不可测？

第二十八章 六姐儿的贤心淑计 233

前面一个擦脸，后面一个抚背，孟洛川第一回经历这种情景，陶醉之余，不由地笑了。

第二十九章 婚姻悲剧的开始 242

眼前就忽然跳出了贤玉：一个如仙童一样飘逸、水晶一样晶莹、蕙兰一样素雅的女孩子，正亭亭玉立在如波似烟的月光之中……

第三十章 危机四伏 251

邀请的时间到了，八大钱庄，只来了宝昌钱庄的袁锡兴；其他七家，居然连个辞谢的信儿都没送来，他们公开表示了他们的敌意。

第三十一章 挺进上海滩 260

“三哥，我们果要在上海立足，掀起一番大局面来，须得有一个大举动，一下子将声势造起来才好。”

第三十二章 造势之得..... 269

“仅仅有了势还不够呢。”孟洛川将话头引到正题上，继续启发道，“还要因势利导，使此势直接导引、发挥出最大效益来，这才是借势造势的目的。”

第三十三章 十二万担的易货贸易..... 277

在他的谈判桌前，他将第一次面对一个洋人讨价还价，战无炮响而搏风云于口舌之下，兵不血刃而夺利于无形之中。

第三十四章 俏宝儿以身相许..... 286

快慰之下，一股无比的怜惜油然而生：“宝儿，你相信你四少爷的话——自今往后，凭他是天老爷爷来要，你也是我的人！”

第三十五章 参领竟是条江湖龙混儿..... 295

孟三一番慷慨之言，孟洛川深有同感，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与官军相比，倒是海岛上的那些太平军，见得侠肝义胆，令人感佩。”

第三十六章 八万担棉纱陷局..... 304

听到最后，孟三不禁悚然动容，眼挂着两包泪水，半天失了知觉。

第三十七章 真相大明..... 312

“三哥，宝儿，别再哭丧着脸！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；觅利长短，原非一定。识事务者为俊杰，赢得起，输得起，放得开，这才是大丈夫本色！”

第三十八章 一个篱笆三个桩..... 321

“二掌柜，少东于我们皆有知遇之恩，当此关节，正是我们殚精竭虑、披心沥胆、尽力报效的时候啊！”

第三十九章 古怪的钱庄和古怪的战局..... 329

……一边擦着笑泪，一边又叹道，“如此下去，只怕这大清江山，也要被贪吃一尽了。”

第四十章 商投之桃 官报以李..... 338

想到这里，一个大胆的念头突然跳了出来，沙文峰不由得激动难抑，手里的茶水抖洒了一地。

第四十一章 大设局与大掣肘..... 347

“少东，眼下我们急需一笔救急的资金啊！再有一百万两银子，这张硬弓我们就拉得开了。”明知所为而不能为，孟三的眼里涌起痛苦的泪水。

第四十二章 孟三引出一段巧遇..... 356

被人称做生在银子堆里的孟洛川，顿时热泪盈眶。

第四十三章 宝儿与世界舆图..... 364

原来他在这儿煎熬了半个下午，并不是因为难舍她宝儿，而是为了他的矜恕堂、他的瑞蚨祥啊……宝儿一颗激热的心，顿时凉了半截。

第四十四章 筹备瑞蚨祥商务学堂..... 374

……能够像这样成立一所科班学堂，恐怕要算史无前例的首创了。

第四十五章 平捻使丁宝桢宦海脱险..... 382

丁宝桢被他这副率真的样子吸引了，端着杯，忘了喝酒，深情地注视着他，直瞅得孟洛川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。

第四十六章 初识袁世凯..... 390

……时下正值乱世，眼前这位“威虎将军小阎罗”，

便是日后叱咤风云的一代枭雄，也未可知。

第四十七章 “赠尺”和“包福”火爆京城…………… 398

“我在想，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，瑞蚨祥的事业挺展得如此之快，创出如此一番大局面、大气象，其秘诀何在？”

第四十八章 高夫人显威其恕堂…………… 407

孟继筵早已被骂得六魂出窍，一听要动家法，“扑通”一声跪到地上……

第四十九章 合组瑞蚨祥京津总局…………… 417

“……必使瑞蚨祥金字名贯京师，誉盈津门，显我泱泱大商之风范，硕硕名贾之气度，以此雄踞要险，称霸京津商业。”

第五十章 李青函欣作《瑞雪赋》…………… 425

“闹春乐”，是精明而善解人意的旧军孟家，专门为自己的商号掌柜设定的节日。在这个节日里，东家、掌柜、情分、生意……一切都融为了一体。

后 记…………… 433

第一章

李青函演说旧军孟

李青函苦笑一下，说道：“如此这般，我倒自会坦然些。然而他却并非顽钝，倒是恰恰相反。说实话，我设馆三十余载，还未曾见过天资如此聪颖灵慧的学童呢！”

山东济南府，有一位知名相士叫李士朋。咸丰十年，英法联军攻占北京，咸丰帝携皇后贵妃及文武百官避居热河。内外交困，咸丰帝一病不起，眼看一副圣命难继的样子。心事重重的懿贵妃叶赫那拉氏，忽然记起在京时听说过的李士朋，遂密使心腹太监安得海，快马星夜赶往济南府，为向李士朋讨卜问卦。据说李士朋让安得海转呈懿贵妃一封密柬，至于柬中内容，外人不得而知。不过，辛酉政变成功的西太后叶赫那拉氏慈禧，垂帘听政后不久，曾遣人专程来济南厚赏李士朋，却是不少人亲眼目睹的。

自此，李士朋声名大噪。

由于西太后这层关系，曲意攀附的人自然多起来。这李士朋又天性善交好友，乐得天天出入名门望府，交往些三教九流。又兼他博古通今，见识独到，每有结交，无不对他敬礼有加，高眼相看。

这一日，李士朋起得晚，问过家人没有预约的帖子，心道：这阵子忙于应酬，难得今日消闲，何不去找文轩先生一叙？笑谈天下，纵酒论道，许久没这样一尽豪兴了。当下，去书房取了一轴新得的郑板桥石竹图作为奉仪，出得门来，一乘肩舆，直往文轩先生的历麓书院。

济南名士阮士杰，字文轩，于大明湖南畔历山脚下，开一所历麓书院，在泉城极富声望。因来往惯了，院人自多相识，未等通报，李士朋便穿过花园小径，直抵后院阮士杰的书斋。

“啊呀，士朋贤弟！”山长阮士杰迎出书房，揖手笑道，“真是应了这句话：说曹操曹操到。”

还过礼，进得门来，李士朋见房厅内端坐一位儒士模样的客人。穿一件挺括的紫酱色线春夹袍，外套一字襟的玄色软缎坎肩，平肩一排珊瑚套扣，卷着袖子，露出雪白纺绸的袖头，全身装束华贵而不失庄重；梳一条又黑又亮的辫子，浓眉长须，威仪显显，约有五十岁光景。待阮士杰彼此引见过，方知原是章丘县旧军镇孟府的西席李青函，字元湘。

一番叙礼后，即有书童端上一套紫砂茶海，依次奉茶。器具精洁，茶亦烹制得恰到好处，斟茶的工夫，房内已是清香袅袅，透心沁脾。

“好茶！”李士朋赞道，“人道是吃宴到德成，品茗找文轩——果然盛名不虚！”

李士朋原本豁达善交，一张伶俐嘴极会说话。品茶的工夫，言来语去，就与李青函套得熟热了，仿佛早已是老相识一般。

头道茶换过，李士朋道：“元湘兄，贵东孟氏，此前零星有所耳闻，只知在章丘一带有良田百顷，富甲一方，还在济南等地开设多家商号，可见其治家有道，经业有方。”

李士朋本就喜欢广闻博采，对那极具传奇色彩的旧军孟氏，自然更多一份好奇。意欲从李青函这里探听些内情，又不知作为

西席，他谈论东家是否方便，故此道出这一番话来。

阮士杰听出李士朋的话中之意，接口说道：“瑞生祥、瑞增祥、瑞蚨祥、谦祥益……一等‘祥’字号商铺，皆系旧军孟氏所开，在济南商界颇具声望，士朋贤弟知之如许，未免有挂九漏一之憾吧。”

二人的一番对话，李青函已听个心透，微微一笑，遂道：“敝人入塾孟府，已有五年之久，对东家的事情也算略知二三。二位既感兴趣，我便演说一二，权助茶兴。”

“如此甚好！”李士朋应道。

李青函呷了口茶，便娓娓道来。

“敝东孟氏，本系亚圣后裔，明洪武二年自枣强一地迁居章丘旧军，至今已历世十五代之久。旧军附近的辛寨，盛行植棉，擅长纺纱织布，所产‘寨子布’远近闻名。孟氏先祖来到旧军后，即靠贩布发家，广置田地，然后靠田亩租佃兴资布匹生意。如此一番经营，几代之后家业便兴盛起来，终于成为章丘巨富。”

李士朋接道：“有道是官不出五世，富不过三代。这孟氏家业居然延续十几代不衰，真正是奇数。”

“贤弟言之有理。”李青函呷一口茶，又道，“敝东孟氏一族，自迁居旧军后，代代繁衍，支系庞多，仅六十五代孟衍升公一支，至其曾孙辈时行兄弟十人，立为十家堂号，即三恕堂、其恕堂、容恕堂、矜恕堂、学恕堂、承恩堂、承训堂、世泽堂、乐余堂、进修堂是也。十家堂号的后世子孙，多是放浪不经，一味吃喝玩乐，坐吃山空，致以先后萧疏。惟矜恕、进修二堂，却至今兴盛有加，如日中天。你道这其中原因何在？”

李士朋道：“家事同于朝事。征看历朝历代，大凡久治长安者，必有一圣君明主，于那似衰未衰、近亡未亡之际扭转乾坤，得以中兴。想必这两家堂号，也于此等关节出过一二位强腕人物。”说到这里，李士朋拦下意欲接言的李青函，略一思忖，又

道：“似这等膏粱之家，后世子孙多不懂创业之艰，只知坐享其成而不思进取，难出堪当危任的强辈。故而，以我愚见，为矜恕、进修二堂举以中兴的强腕人物，多半非属孟氏子孙。”

“妙哉妙哉！真正是人里人辟，难怪当今圣太后垂以圣青！”李青函盛赞一句，接着说道：“正如贤弟所言，中兴孟氏世业的，竟是矜恕堂和进修堂的二位夫人。”

“妙哉！”阮士杰鼓了一掌，转身对李士朋笑道：“自古因裙钗亡国者多矣，而今这亚圣一支，却由巾幗中兴家业。士朋贤弟，这回你有故事听了。”

二道茶品完，书童又端上一套景德镇白瓷茶具，造型古朴典雅，瓷理花纹烧得极是细腻精致。换的第三道茶是崂山云峰竹茶，沏筛之后，茶水碧绿透明，缕缕青竹的淡香飘逸开来。不由地令人舌底生津。

品过云峰竹茶，赞叹几句，李青函接着说道：“先说进修堂的冯夫人，嫁入孟家时，进修堂的家业已显颓势：公爹早逝，丈夫孟传珠是独子，自幼沉痾不脱，终日靠药石苟延，加之性情懦弱，因此偌大家产，时时为族人窥觑。我只说一件事，便足可领略冯夫人的过人才具。”

说到这里，李青函有意顿下话锋，细呷了一口竹茶，才接下去说道：“还在冯夫人初嫁不久，皇宫遭回禄之灾，官龙不济用，危急之时，进修堂开在距皇城不远的谦祥益布店，将店内水龙引进宫廷，及时扑灭火灾。朝廷厚赐封赏，与进修堂近族的承恩、承训、乐余、世泽四堂，拟将封赏瓜分。冯夫人的婆母据理辩争，遭斥曰：‘亚圣家族有长幼之序，男女之别。牝鸡司晨，祖宗的规矩何在？’婆母不善辞辩，只有忍气吸泪的份儿。这时就见冯夫人站了出来，不卑不亢地说道：‘诸位祖公叔长，媳妇来孟家时日不长，族上规矩懂得不多，却知旧军孟氏系亚圣四十六支派。孟夫子所以成圣，盖因其有一位贤德的母亲仇氏。为教子

她不惜三迁之劳、断机之苦，而为天下传颂，称为圣母。依适才叔长之言，孟母岂不也成了牝鸡司晨吗？再看当今圣朝，正是女主主政，莫非这也是……’刚说到此，四堂主政早已大惊失色，冷汗涔涔，慌忙拦住冯夫人说下去。冯夫人冷笑一声，又凛然说道：‘诸位祖公叔长皆是亚圣后裔，自然懂得礼教！承奉朝廷赏赐，族上早有例规，我等遵依照办即是。不然，甚么牝鸡司晨之类的话儿传将出去，或者闹到进京面圣的份儿，只怕有这亚圣世家的好瞧！’一番话说得众人面红耳赤，冷汗淋漓。自此，再无人敢凌视进修堂了，而进修堂经冯夫人一手把理操持，则如火添薪般地兴盛起来。”

“妙极妙极！这冯夫人果然是位厉害角儿，所谓女中丈夫是也。”

李士朋最知“垫话儿”的奥妙，此等关节插言一句，李青函的谈兴益发高了。

“无独有偶，再说矜恕堂的高夫人。高夫人闺名即蕙，其父曾任本朝内阁中书，卸任后开设银号。高家是章丘城有名的缙绅望族，与孟家结亲，正所谓门当户对。高夫人嫁到矜恕堂后，其心机和才具很快便显露出来。高夫人的丈夫孟传珊公，兄弟四人，依次分立三恕、其恕、容恕、矜恕四堂，祖传田地两千余亩，及济南庆祥、北京瑞生祥、天津瑞增祥等四处布店及十数处当铺、杂货铺。四堂分家时议定：只分田地房产，商号为四堂共有，各堂每年从中分劈红利。高夫人深知商号共有非久长计，倾出所有私蓄，让丈夫在济南芙蓉巷开了一处瑞蚨祥布店，并在旧军镇开设布庄，专收精品，扩充货源。据说她曾亲自登机抛梭，通习纱纺布织，以便识别布质优劣。如此苦心经营，不过几年，瑞蚨祥的生意便越出四堂共有的几处布店，声望与日俱增。”

“处心积虑，好手段！”李士朋接过话头，笑道，“如此下去，那四堂共有的几处商号，迟早要被瑞蚨祥吞并了去。”

这是个敏感的话题，李青函不便涉谈。于是话锋一转，说道：“高夫人生有四子，长子继符，次子继箴，三子未成丁即夭折，四子继笙，因命柱中缺水，别号洛川。愚才入塾矜恕堂，即是为这三兄弟授学。”

“元湘兄饱读经书，兼具德才学识，授学亚圣世家，正是适得其所。”

李士朋虽属奉迎，却说得真诚，不显一丝阿谀，本是入耳遂心之语。不料李青函听了，脸上却顿起忧郁之色，不以为然地摇摇头，叹道：“言何适得其所，我正为此而忧虑呢。”

李士朋颇感奇怪，问道：“不知兄台为何忧虑？”

李青函沉吟未语，阮士杰替他答道：“你来之前，我正听他谈论此事。元湘所以忧虑，只因这高夫人的四子孟洛川。此顽童性劣不化，无心读书，元湘深恐教无所成，毁了自己半生的声誉。”

“自己的声誉尚在其次。”李青函说道，“师者，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。入塾做师，教无所成，误人子弟，有负恩东厚望，这却是头等大事！”

李士朋劝解说：“人原有聪慧顽钝之分，若遇后者，纵使孔老夫子再世，也未可雕琢，兄台不必过于自责。”

李青函苦笑一下，说道：“如此这般，我倒自会坦然些。然而他却并非顽钝，倒是恰恰相反。说实话，我设馆三十余载，还未曾见过天资如此聪颖灵慧的学童呢！你未见过，或许不以为然；若见他一面，便知我此言不虚。”

李士朋好奇起来，说道：“天资聪慧而不用心读书者，古今有之，若能顺其纹理而施以雕琢，倒多成大器。这等道理兄台自然悉悟深彻，更兼具如此威仪，何以会这般无奈？可是贵东太过宠娇溺爱，而有碍先生管束？”

“不然。”李青函答道，“男东孟传珊公现已过世，女东高夫

人，一向教子严厉，从不宠爱护短。只是这位小少爷，于四书五经一面全用不进心思去。”

李士朋益发好奇了：“于读书上面用不进心思，他必然另有所好。”

“正是如此！”李青函说道，“或许是家风使然，这学童对务商数算之类极具天赋。我说一件事，你便可知他个大概。敝东商号多，各地商号掌柜每于年节前要来东家会账，这时他总爱凑进去，瞧瞧这翻翻那，看似颇为懂行。五岁那年，会账有三处账头碰对不合，众人皆是着急，这时就见他从人缝里钻进来，将三本账簿一字儿摆开，左手顺着账，右手打算盘，噼哩啪啦一通响，最后报出一个数目，指出账簿上的几处误记。众掌柜依他所指重算一遍，果然丝毫不差，无不纳罕称奇。”

“果真是个奇才！”李士朋不由赞叹道，“如此良坯，稍加雕琢，即是大器一件！”

李青函叹道：“可惜吾之所治只在制艺举业一头，而于经世致用上所知甚少。”

“故此，你来时我正与元湘谈论你。”阮士杰看着李士朋，笑道：“记得你跟我讲过，颇想寻一天资奇赋之才而授之，不知元湘先生此一劣徒，以为如何？”

李士朋没马上应声，沉思片刻，方道：“我这一番芜学杂说，非儒家正传，想这亚圣之后，授之不知便不当？”

李青函说道：“敝东高夫人，决非迂腐不化之辈，向以读死书、死读书为训戒，却极重理稼穡、通货殖的济世致用之说。再者，入世用世，原就是儒家经典的精髓所在。贤弟若有意，荐举自有愚兄包便。”

“如此说来，也是场缘分了。”李士朋离座起身，踱了两步，神情肃然地说道，“说句妄语，似这等奇才，又兼如此家风，经在下稍加点化，不出十年，必是一位声噪朝野的巨商大贾！不